

清初散文三家研究



张云龙 著



齊魯書社

清初散文三家研究

张云龙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初散文三家研究/张云龙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5333 - 1947 - 2

I. 清... II. 张... III. ①作者 - 人物研究 - 中国 - 清代
②散文 - 文学研究 - 中国 - 清代 IV. K825.6 I20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8803 号

清初散文三家研究

张云龙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泰安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240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33 - 1947 - 2 / 定价: 23.60 元



张云龙，回族，山东青州人，1965年生。1981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先后获文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明清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文史哲》、《鲁迅研究月刊》、《东岳论丛》上发表论文数十篇，与人合著《怪才莫言》、《文明的阶梯——影响中国最大的33本书》，主编《中国文学精要》、《文学教程》等。

现任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

本书得到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封面题字：于茂阳
责任编辑：高十周
装帧设计：惠 岩

ISBN 978-7-5333-1947-2



9 787533 319472 >

ISBN 978-7-5333-1947-2

定价 23.60 元

清初散文三家研究



三家文钞者何？商丘宋荦合侯朝宗方域、魏叔子禧、汪钝翁琬之文而钞之而版行之者也。……三君际其时，尤为杰出，后先相望四、五十年间，卓然各以古文名其家。大较奋迅驰骤如雷电雨雹之至，飒然交下，可怖可愕，霎然而止，千里空碧者，侯氏之文也；文必有为而作，踔厉森峭，而指事精切，凿凿乎如药石可以伐病者，魏氏之文也；温粹雅驯，无钩唇棘吻之态，而不尽之意含吐言表，譬之澄湖不波，风日开丽而帆樯之容与者，汪氏之文也。三君出处岐辙，其所成就亦殊，要之，无愧作者。

宋荦（牧仲）《国朝三家文钞序》

序

袁世硕

云龙告诉我，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清初散文三家研究》行将出版，邀我作篇序。我曾忝居导师，自然是义不容辞。然他作此文，举行论文答辩，已经过去数年，凭记忆难以说得中肯，便将他当时提交答辩的论文检出，重新读过，感觉似乎比当初审阅时尤好。当时是怎样写的评语，现在记不甚清楚了，总体的印象是论文写得非常平实，论述允当，却嫌不够厚重。这次重读方才品味出其平实之可贵：由于平实方才不失于随心妄说、空疏而没有多少实际的内容，所做出的分析、论断都是从历史和文章的实际生发出来，表述要言不烦，甚是中肯，其中不乏已往论者未曾论及者。

云龙研究清初散文“三家”——侯方域、魏禧、汪琬，无意对自清初已形成的古文“三家”之说进行重评估，也不重在对“三家”进行褒贬、抑扬，做出新的评价，而是持历史主义的客观态度，联系其社会背景和文学历史状况，对他们的立身行事、文学观念、散文创作特征和艺术成就，做出客观的诠释、认知。这是云龙研究清初散文“三家”之宗旨和基本思路，也是他这篇论文写得非常平实，不矜奇嗜博，也不务深奥的原因。

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为同一时代的人，都经历了明清鼎革的那场社会巨变，然各自的遭遇行事不一，思想状态不同，散文创作也各具特色，如当时首先标举“三家”之文的宋荦所说：

“三君出处岐（歧）辙，其所成就亦殊，要之，无愧作者。”（《国朝三家文钞序》）至于“三家”散文各自的成就，宋萃及其他论者大都是用形象化的比喻，或用极抽象的概念进行表述，虽然不失允当，却甚不具体、深切，让人难以知道其实际情形。云龙的论文是就“三家”的行事、心志和文章进行分析、论述，便由简括走向具体、由感悟走向认知，也就触及了已往论者没有识见到的地方，对各家散文的成就、特色及其之所以然的原因，都做出了具体、明确而颇为深切的表述。

云龙对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其人其文的诠释、认知，是符合其人其文的实际的，所做的评论是中肯的。譬如论侯方域：出身侯门，少富才情，自视甚高，陷入政治漩涡，遭遇坎坷，入清后欲自保名节，却又被迫应试，出处失据，心情至为凄苦。他早年受晚明士风、文风的影响，思想比较自由，为文主体性甚强；晚期则大都注入了历史兴亡和人生患难的感慨，又不受传统文章法度的束缚，传记用小说传奇笔法。论魏禧：经历明清易代的巨变，坚守名节，为文议论历史和当代人事，旨在经世，识见精到而可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为忠臣烈士、奇士异人立传，都旨在砥砺节行，塑造人格。论汪琬：经受明清易代之变，却随遇而安，就试入仕，并不通泰，便辞官归隐。其学业、文章亦如其人，不干预现实，文章工于碑文墓志，法度谨严，只是心平气和地依传统的观念传述墓主行事而已，并没有特别的思想寄寓其中。论文中所做出的这些论断，虽然有些地方还可以继续进行深细入微的开掘，有些表述还可再做斟酌、修正，但却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云龙对清初散文“三家”的论述，不着重褒贬、抑扬，但却不是没有是非，只是不做简单化的褒贬、抑扬，而是在分析、比较中显示出其长短、优劣。譬如揭示出侯方域经历社会动乱，入清后出处失据，一篇《壮悔堂记》吐露出他不能自拔的痛苦

和难以言喻的人生感慨，也就可见其人。他为文议论古今，独抒己见，气势凌厉，却逞才使气，意见不甚切实，这就避免了单向的褒贬。对他为当时的汪琬和后来的方苞指责为“以小说为古文”的传记文，则是联系古代散文的历史，基本上给予肯定性的评价。对文章弘富、身后被推尊为继宋之欧阳修、曾巩、明之唐顺之、归有光之后的“本朝一大家”的汪琬，正面说明其文章“文道合一”，思想正统，文风雅正，在具体的论述和与侯方域、魏禧的比较中，显示出适应、迎合现实政治需求的倾向。这样，也就通过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的个案研究，显示出清初文学由历史反思转向盛世之音的历史趋势。

最后表示一个愿望：云龙研究的这个题目，云龙论文中触及而未详论的，都还有些问题有待继续进行研究。希望云龙守此田园，继续耕耘。

目 录

序	(1)
导言：“三家”得名的由来及研究的基本设想	(1)
第一章 “三家”创作的社会文化背景	(15)
第一节 清初的社会文化特征	(16)
第二节 “三家”创作的文学背景	(33)
第二章 侯方域论	(45)
第一节 一代才子 未尽其才	(45)
第二节 极目神州 舍我谁济	(72)
第三节 驰骋纵横 务尽其才	(83)
第四节 积创积思 一代心史	(99)
第五节 以小说为古文	(110)
第三章 魏禧论	(127)
第一节 易堂真气 天下罕二	(127)
第二节 恢弘其志气 砥砺其实用	(156)
第三节 经世为文合一	(168)
第四节 高论奇识 凌厉古人	(178)
第五节 忠臣异士 天地元气	(190)
第四章 汪琬论	(203)
第一节 学术既深 轨辙复正	(203)
第二节 文道合一	(220)
第三节 雅正文风	(232)

第五章 “三家” 比较论	(247)
第一节 出处歧辙 成就亦殊	(247)
第二节 无愧作者	(267)
主要参考书目	(275)
附录：“三家” 资料小辑	
国朝三家文钞序 宋荦	(279)
侯朝宗先生传 田兰芳	(280)
魏叔子本传 宋荦	(282)
汪钝翁本传 宋荦	(283)
壮悔堂文集序 徐邻唐	(285)
魏冰叔集序 邱维屏	(286)
尧峰文钞序 宋荦	(288)
后记	(291)

导言： “三家”得名的由来及研究的基本设想

一、“三家”得名的由来

所谓“清初散文三家”，又称“清初古文三家”、“清初散文（古文）三大家”，是指清初三位著名散文家侯方域（1618—1655）、魏禧（1624—1681）和汪琬（1624—1691）。他们均出生于明末，成名于清初，在清初以古文创作名震一时。他们去世以后，宋荦和许汝霖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选编他们的古文，名为《国朝三家文钞》，此为“三家”得名之始。



宋荦，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河南商丘人。父权，明天启进士。入清，累官至大学士。宋荦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卒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八十岁。顺治四年（1647），年十四，应诏以大臣子列侍卫，逾年考试，铨通判，康熙三年（1664），授黄州通判。累擢江苏巡抚，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师。宋荦以清节著称，淹通典籍，熟习掌故，著作颇富，有《西陂类稿》等。其诗歌自成一家，在当时颇有影响，几与王士禛齐名。又乐与文人名士交游，一时名重士林。宋荦与侯方域为同乡世交。宋荦之父宋权与方域之父侯恂在明代曾同朝为官，两家还有姻亲关系。宋权很器重方域，据宋荦《侯方域传》记载：清初，河南某抚军得知方域豪横状，曾想查办他，宋权从容语抚军曰：“公知唐有李太白、宋有苏东坡乎？侯生，今之李、苏也。”

抚军笑而止。方域曾代宋权作《代宋太保赠卫商城序》，后收入《壮悔堂集》中。顺治十年（1653）前后，宋荦由京城回乡，开始遵父命与侯方域交游，并成为雪苑六子社成员之一。宋荦为少年才俊，侯方域对他评价很高，并寄予很大的希望。今侯方域集中与宋荦有关的诗文颇多，文章有《与宋牧仲书》、《宋牧仲文序》、《宋牧仲诗序》，诗歌有《再别宋二荦》、《寄宋二荦》、《偶作呈宋二》、《闻蝉和宋二荦》、《题宋牧仲古竹圃》等。侯方域去世后，宋荦也为整理和宣传亡友的著作做了大量工作。他是侯方域作品的四位评点者之一，还为侯方域的《四忆堂诗集》作序。当然，影响最大的工作就是将侯方域列为“国朝（即清朝）三家”之首。

宋荦与汪琬于康熙初年在北京相识，常诗酒宴饮。宋荦任黄州通判，汪琬曾作诗《忆宋牧仲黄州》，表达相思之情，有“计期已见三寒食，明年候汝趋京华”之句。康熙十七年（1678）仲冬，宋荦被任命为赣州关使，京城友人为其送行，并以诗赠之，汪琬写《送宋牧仲榷赣州关序》，希望他革除关税之弊，“以宽大为政，以招徕拊惠为心。上不阙军国之供而下不诒远人之怨，是在吾子勉之而已。”康熙二十七年（1688），宋荦任江苏省巡抚，汪琬到宋荦官署中相见，忆旧谈往，樽酒论文，读宋荦的《筠廊偶笔》并写诗为纪，为宋荦的《绵津山人诗集》作序。汪琬去世后，宋荦为其《尧峰文钞》作序，称汪琬为“本朝一大家，如欧、苏、曾之在宋，虞集、黄溍、柳贯之在元”，评价极高。

赣州离宁都不远。宋荦到赣州上任后，曾写信邀魏禧相见，魏禧称病推辞。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魏禧到泰和就医，路过赣州，与宋荦相见，甚相得也。魏禧为宋荦作《赠宋员外榷关赣州叙》，痛陈关税之弊，希望宋荦将来权力更大时能予以革除。魏禧还作《书商丘宋氏家乘后》，对宋荦之父宋权在清初首先上

书请议崇祯庙号极尽表彰。一年后，魏禧就去世了。

另一位编选者许汝霖，字时庵，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进士，历赞善，督江南学政，累迁礼部尚书。能诗文，有《德星堂文集》、《诗集》等。《四库全书总目》称他“才思富赡，集中诸体皆备”。他视学江左时，识拔皆知名之士。试事既竣，合宴诸生，赴者二千余人。布席分题，或诗或赋，各尽其才，传为盛事。

还有一位编选者邵长蘅，字子湘，号青门山人，江南武进人，诸生，著名古文家，有《青门簏稿》等。他与魏禧、汪琬均有交往，彼此都有较高的评价。邵长蘅有《与魏叔子论文书》，魏禧有《邵子湘五真图记》，并称赞邵“高才工文章，有用世之志”。宋荦任江苏巡抚，礼致之幕中，谈诗论文，甚为融洽。他协助宋荦编辑《国朝三家文钞》并作序，对“三家”有精到的评论。后来，宋荦为其文集作序，评价甚高，称他在清初布衣文人中与侯方域、魏禧“如鼎三足”。

“三家”本均为大家，极有影响，其成就为世所公认，编选者宋荦、许汝霖和邵长蘅又是著名的大臣和文人，在政界和文坛享有很高的地位。因此，“三家”之说便有相当的说服力。宋荦在编选序言中说，“三家”在清初古文家中，“尤为杰出，后先相望四、五十年间，卓然以古文名其家。”许汝霖在《序》中说，他本人对于清初古文家，“概乎未之讨论。独于侯朝宗、汪钝翁、魏叔子三先生文有笃好焉。”他还认为这一选本将“使三先生之名遂足鼎峙千古”。邵长蘅也在《序》中说，“本朝之文吾知其无能遗三家也，三家足以传矣。”他还特别强调这一选本的作用。他说，“彼其同时之人岂尽才气相什伯？幸而有人焉表章其后则传，不幸而不遇其人则速朽。……于是叹商丘公之盛举而又深致幸乎三君身后之遇也。”

的确如此。宋荦在序言中说，他之所以只选三家，是因为“三君已成昔友，故亟思表章”。他认为“它如某某五六君子，



其所为古文辞，予心识其必传”。并说将来“当有广之为六家为八家者”。

但这一计划并未实现，“三家”之称却流传并固定下来。

将近一个世纪后，清代官方最权威的《四库全书总目》再次肯定了“三家”的成就并提到了宋荦的选本。《四库全书总目》评汪琬《尧峰文钞》时说：

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弊。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yuē，法度）。而琬与宁都魏禧、商丘侯方域称为最工，宋荦尝合刻其文以行世。

作为清代以及后来最权威的书目提要，这一评价无疑进一步巩固了“三家”的提法。

此后，《清史列传》、《清史稿》等重要史书均认可“三家”之称并给以进一步阐述。《清史列传》卷七十《侯方域传》称：

方域健于文，与宁都魏禧、长洲汪琬并以古文擅名。禧策士之文，琬儒者之文，而方域则才人之文。

《清史稿·侯方域传》则径直称他们为“国初三家”。其文曰：

方域健于文，与魏禧、汪琬齐名，号国初三家。

至此，“三家”之称便基本固定下来。1915年，有的书局（进步书局）还出版了《侯魏汪三家文合钞》（全四册）。

现在，一般的文学研究者对“三家”的提法已非常熟悉。

二十世纪以来，受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我国文学研究和文学教育事业迅速兴起，各类文学史著作大量出版。一些卓有影响的文学史如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院编《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及九十年代出版的复旦大学本《中国文学史》等，在讲清初散文时，或直接称他们为清初散文“三家”，或不称“三家”而实讲“三家”，均给“三家”散文以一定的位置。一些中国散文史，如陈柱的《中国散文史》、刘振东等的《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以及一些中国通史和清断代史中有关清代文化的章节，均篇幅不等地讲到“三家”散文。一些极有权威性的介绍古典文学知识的通俗读物及辞书，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知识三百题》，林非主编的《中国散文大辞典》等，均将“清初散文三大家”列为专门条目，不少古典散文选本也数量不等地选有“三家”的散文。

由此可见，“三家”之称早已成为定论，已成为人们比较熟悉的文学并称。凡叙述清初散文，均不能遗漏“三家”。



二、“三家”研究概况

有关“三家”的研究比较薄弱。

有清一代，有关“三家”的评论集中于清初，特别集中于“三家”诗文集的序言及评点中，还有的散见于文人的书信、序跋中。因评论者多是作者的朋友，又受明清之际文人标榜之习的影响，对“三家”的评价都比较高，甚至有不少过情之誉。但是，这些只是一般性的评论，还算不上学术研究。

民国时期关于“三家”的较有价值的专著有魏禧、汪琬的年谱各一部，这就是温聚民的《魏叔子年谱》和赵经达的《汪尧峰先生年谱》。虽然简略，却比较清晰地勾画出魏禧和汪琬的生平轮廓。